

卷四十八

書名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撰者 宋 章如愚 撰
卷 四十八

內容分類 子-類書-彙考-宋
子部-類書-17
索書號 C5930500
編號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30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類書-17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群書考索後集六十五卷](#) 正德十三年建陽劉氏慎獨書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群書考索卷之一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後集

官制門

官數

唐官六十
官未聞堯舜同道或皆六十并屬官而言則皆有百

虞官六十
堂位曰有虞氏

夏官一百
明堂位曰夏官尚書云夏商官
倍則當二百矣而鄭云百二十

商官二百
明堂位曰商官二百而鄭
云二百四十合依鄭說

周官二千六百七十五人
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
國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

秦制爵
賞功勞

漢官七千五百六十七人
內一千。五十五人外
諸侯州郡胥吏

後漢內外文武官
丞相凡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五人
哀帝時官數兼

惟中都主兵官朝廷差充統制者仍舊。紹興中韓世忠張俊岳飛除
樞密使副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總樞密院各帶御前字
入御其兵馬就令部統制官節制

副都統

唐興元中置副都統。紹興中亦有副都統。隆興初詔應諸軍副都
統制並罷。乾道中陳天麟奏荆南都統王宣久病恐誤邊計蔣希奏
差真琦為副都統制就同管軍閏七月上謂宰執曰朕欲江上諸軍各
置副都統制一真令兼領軍事豈惟儲他日統制亦使主將有所顧忌
於是以前剛為之樞密院制云復置在外副都統制裨贊主帥商議軍
事覺察奸弊所有本司文字與都統連銜調發軍馬并聽都統指揮此
沿江諸鎮總軍旅者也

群書考索卷四十七

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木石山人劉弘毅校正

兵門

歷代兵類

周自一里之井積而為通為成為終為同凡百里焉自百里之同積而
為封為畿九千里焉而天下之田井矣自四井之邑而為立自四邑之
立而為甸積而為六十四井為戎馬者四為兵車者一為牛者十二甲
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其出各有差焉自百乘之家而為千乘之國而為
萬乘提封九百萬井出賦凡六十四萬平為戎馬者四萬匹為兵車者
萬乘其數靡不具焉而天下之賦制矣自五人為伍積而為兩為卒者
百人焉百五卒為旅積而為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人焉而天下之軍
立矣連帥比年以簡軍卒正三年簡徒群牧五載太簡車徒則選擇為

有年春振旅以蒐夏麥舍以田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則練者為有
時任地以令貢賦則農時不違因農隙以講武事則武備周闕斷斷乎
良法美意其積非一日矣法志上刑。班固稱周商以兵定天下天下既
定則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里而制軍賦豈非兵之法至周
而後大備歟周乘馬法記。管仲變周兵為內政已有意於戰矣兵
法曰善戰者其勢險其法短司馬法自五人一變而為二十五人三變
而七十五人由是而推之至於一千五百為師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節
目繁悉要為不可敗而已至於內政則不然以齊國之衆而選士止於
三萬人其勢險矣率以萬人為軍而君與卿自將其法短矣以此進退
如决堤如轉石人誰敢犯之此其所以大得志於天下歟雖然夷吾之
意特欲使之必可戰而已卒之以不戰勝齊則猶有先王之意此五伯
所以獨美於威公也然而齊之內政始使兵農異趨制國為二十一鄉
工商之鄉六而士之鄉十五故有軌里連鄉師之制五家之軌為五里
十五之小戎里之運為四小戎之卒十里之鄉為十卒自五家為軌
之族五鄉一其公將其一工商之鄉謀公高國各將其一

三軍教士三萬人如鄉之法車八蓋部為五屬立五大夫使各帥一屬
之政故有邑卒鄉縣屬之制五部請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鄉
五十乘可為三軍者古六勺之戰桓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蓋其斥地之大非齊舊封自三十家為邑至于五
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可為三軍者六蓋如鄉遂之法國中
士為兵鄙里之民為農兵不諳耒耜之勤而農不識干戈之事自是先
王寓兵於農其意亡矣晉武公初作一軍獻公作二軍惠公韓之數作
州兵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城濮之賦車七百乘按楚遠營疆
者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邾南
適四千乘昭公十則晉通率亦有五千乘其用七百乘猶齊之法也魯
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實二成公作丘甲元年謀伐齊
襄公作三軍昭公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曰
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竭作也哀公始用田賦十二年以夫大變兵
乘之制而民無餘力矣楚自武王始為軍政作荆戶以伐隋廣而為三
軍然而成王時所謂車宮之甲若教之六卒甲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

往非古公子嬰齊為簡之師襄公二年組甲被練甲皆創名之原王時為掩始并沃衍牧隰臯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楛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羨邑則千乘於是有五帥左傳其人敗諸至平王又始為舟師焉若夫差犀甲之士十有三萬人其國語三將軍三萬人吳越春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此吳之兵也勾踐棲于會稽甲楛五千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見其非古制此越之兵也楚吳越無井牧之法戰國時齊地方二千里帶甲百萬臨苗之中七萬戶不下戶三男子卒固已二十一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立戰國桓井諸侯斥地是時益尚騎射而技擊齊武卒魏胡服趙百金之習趙有百士行於中國後世詎力之兵用矣故荀卿曰秦人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而可以直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至矣斯言也

漢軍政

漢軍政其可取者五一日謹重二日寬卹三日嚴明四日均一五日周密吾觀漢世國有軍事則不專斷是以縛馬之書徧示百官漢制軍詔屯田之奏初終不議魏亮匈奴和親而囚百石之博士得以抗論也張湯以至精兵郡國人主親為擇將相代地吾所急以委陳希淮湯兵勁實權灌夫畧可見漢世重兵戎之意然而從軍有勞得以復除高各其關中卒從軍者復一歲亡士過多將軍有遣李廣金布着令充卹死事金布着令充卹死至饗遣衛士王祥天子臨幸士卒暴露朝會罷酒揚僕武帝責揚僕事畧可見寬卹矣自王侯郡守不得以擅與用虎符合而矯制有功者不賞都試僭上者人誅其立卒者至矣上功增級而幕時已察馮奉尚事亭徵不治而出巡已誅食貨志上北乘傳行塞因以歸家揚僕而敢貢已至其抑欺罔也至矣禁撓者有誅後期者有誅張騫懦者有誅前漢功臣張騫揚以至都試而不請都所者不免論霍光注屯而不請屯所者以之與論賢事其責驕惰也至矣凡此亦足以

其嚴明矣然而寬恤之恩多施之士卒嚴明之政每用之將帥各當
其宜也當是時絲有積宣地節物筭事筭有成通成三然則絲成之
法可謂甚然宰相之子乃不免戍邊故將之家亦均於給賦惠帝元
示吾法之無私也以至御史大夫出為護軍不為左遷韓安國為侍御
酒泉太守即拜破羌趙充國傳不為異數輪臺之詔賊亡不換衛霍行
封得喪相除霍去病傳畧可見其均一之意至於上下相維隄防過密京師
之兵纔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為過多而二三卿士各分所領欲其相制
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爾縣之令長丞尉何與而必欲俱會欲其相
察也以至銅虎調發以防矯偽伍符素備以正什伍馬曹傳尺郡縣有
尉亦既足矣而又鄉置游徼亭設一長以防盜賊天下之亭幾三萬所
前百官表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所畧可見其周密之意矣夫以謹重視兵戎故動可寡
悔以寬恤侍士卒故下不怨勞以嚴明馭將帥故不敢驕惰以均一定
軍制故天下無以議令以周密立兵防故姦究無以生心是以終漢之
世天下晏然諸呂之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

漢兵

邦本不搖誠有以也

漢先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下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
於為兵故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出焉自其二
十三為正卒於是傳借之疇官見高紀二年蕭以給公家縣役給於中
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國則為材官給於邊縣則為戍卒皆正歲而成
其給於縣則為更卒一月即更其更代往來道中衣裝悉自備惟衛士
衣食於縣官罷遣則有饗後漢禮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始得為
閑民就田里勸農桑兵革之事不預若高不滿六尺以上年未及二十
三與夫過於五十六者謂之罷癯老弱在所不任其已仕於郡縣而被
薦舉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邊戍之事考紀注雖宰相之子不免寬傳
司隸之子自行戍北邊此賦兵之大畧也昭元鳳更有三品有卒更有
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女如常人皆送為之一月一更是謂卒更也貧者
欲得顧更錢者次直昔出賦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之人皆直

成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
戍者是為過更也其他則有中都官從執金吾緹騎及緝濯士飲飛城
門兵皆中都之兵也夫關中三輔之卒屬於中尉無事則散於三輔戍
於中都如州郡法魏相為河南守得罪是時河南卒戍中都者二三千
人遼霍光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免相罪及京師有警則中尉調發以
為之備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之長安此所謂中都戍卒也
王溫舒朱發中尉戍卒數萬此所謂中尉戍卒也西羌反發三輔中都
官徒弛刑等擊羗正所謂中都官徒也中尉官屬有中壘即北軍王緹
騎五百二十人光武嘗嘆曰陰皇后傳仕宦當作執金吾言其徒役之
多也此所謂執金吾緹騎也緝濯士者掌治船而屬於水衡者也飲飛
者漢募士驍勇者以飲飛名之宣帝世西羌反發應募飲飛騎射士詣
金城者是也城門兵者自戾太子事後始置城門兵有城門校尉十二
城門候杜鄴傳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者
是也若郡國則有材官騎士有樓船有更卒有奔命有弩官蓋郡兵掌

於都尉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都尉九十一山西自三輔之外郡纔十有
三而置都尉者乃三十人郡則有兩都尉會稽是也北邊諸郡則東西
南北中部都尉方高祖命天下郡國選能引關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此材官騎士也見光武紀七武帝內增七校刑法志外有樓船
廬江郡有樓船官卜式請與博昌晉書攻呂嘉傳有海陽樓船臣傳
有會稽樓船此志謂樓船也昭帝始元間遣呂破胡破捷為蜀郡將
命擊益州此所謂奔命也南郡有發弩官卜式上書願與臨晉弩刻
傳式願與子男同此弩官者也若三輔則又有胡越騎六郡則又有良
家子天水隴西北地土郡西河安定如趙充國李廣則出於隴西馮奉
世則出於上黨其延壽則出於北地皆是也漢世中首勇率行封諸率
為侯李廣軍功多用趙等食貨志云大者封侯小者即或置武功爵以賞戰士出
資或賜武臣則倍於文官續漢功過相當則不賞李廣以適過行者有
功則不賞李廣以矯制有功者則不賞馮奉世不詣屯所則有罰漢廣
擅弄兵則有罰事紀無錫侯增鹵獲利則有罰魏尚擅發兵卒則

有罰是功臣表後期則有誅張鷟李畏懦則有誅楊僕脫歸則有誅
 蘇建擅斥除騎士則有誅黃穿壁壘則有誅胡建匪亡虜則有誅公
 教爭功則有誅漢世軍法最為嚴整此御軍賞罰之法也買爵至千
 夫則復食貨入粟受爵至五大夫則復晁錯秦後一人文帝特見三老
 及孝悌力田則復博士弟子及通一經則復元帝特見民產子則復高
 二年復罷癘則復卿大夫老者疾者皆注功臣後則復宣帝特見復霍光後及元
 二歲康元年凡百三十流民則復節二年徙邊則復文帝特見養民馬則復
 六人考功臣表宗室有屬籍及關內侯則復文四年復諸州有屬籍者卿大夫國
 或賜外繇或著外繇者為著外繇者謂著本簿識或除繇下縣子第
 以為學官第有復其繇役者有復其租稅者有復其身者有復其家者
 子為除吏繇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有復後世者
 有復一歲者有復二歲三歲者有復十二歲者有復終身有復後世者
 此又漢世復除之法也

材官

草騎

樓船

漢兵散於郡國各有異習而不可以一律齊也已蜀三河隸州則多

官取其才力也

高祖十一年發車騎材官及材

隴西天水安定則多

士武元鼎六年發平西寇取

西北之地多輕車

宣紀本始二年秋發

關東上郡北地皆有車東南之地多樓船故博昌潯陽會稽諸郡皆有

各推

船以至臨淄之弩手規傳荆楚之劍客

李陵傳云臣所也者皆刑

其土之所宜而習熟一旦有事以羽傲天下兵而無有不集事者方

其兵之在郡國也則屬之都尉每歲八月會都試郡太守都

尉令長咸預各以其方之所習而課最焉若騎士既發而不詣屯所

則騎士有誅漢傳太守發騎士馬不適士則太守有貶矣是以郡國之

兵教習於平時而在發於有事民有更番之休而將無常權之患然漢

之材官騎士輕車樓船四者之兵惟其地之險而用之故能以我之

所長而不陷於其所短此其所以多取勝也漢興之初多戰於充豫徐

宋之郊故夏侯嬰以兵車破李田於雍丘地屬陳留兗州灌嬰以車騎

破項籍於東城屬淮南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東阿之地

破項籍於東城屬淮南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東阿之地

破項籍於東城屬淮南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東阿之敗東阿之地

騎見高紀則騎之與車步之與騎其所遇之地固有優劣也至於韓信之伐趙未至井陘而止合選輕騎二千擊趙王於泚水誠以井陘之險非車騎之所便而彼則能權其地而用之歟伐胡之師多戰於西并河朔之境故霍去病以萬騎出定襄公孫賀以輕車出雲中出武紀皆車騎雜用之地也然白登之圍屬并州漢以步卒不能勝敵之騎李陵之敗漢以舟車不能禦虜之兵則騎之與步軍之與騎皆所遇之地固自有優劣也至於衛青之出塞環武剛車以為營縱騎五千擊單于於真顏城顏山趙信城以武剛之利非塞地之所恃而彼則能權其地而用之歟琅邪以東盡海也車騎步卒莫得而進自嚴助浮海以救東歐而漢始知水戰之為利故武帝遣樓船將軍從兵浮海以擊朝鮮朝鮮卒平其地而為郡縣此豈非海道之利於舟乎魏鄧以西盡蜀也車騎舟師莫得進自蕭何請用巴蜀以定三秦而漢始知步戰之為利故高帝自南鄭引兵從故道故道縣出襲雍卒降秦將以有咸陽出本此豈非山阪之利於步乎大率北地利於騎中原長於車江湖利舟師而

漢南北軍

隴蜀宜步卒各隨其所利而用之晁錯言兵事亦幾於是矣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北二軍同以相伺察周勃以北軍而安劉氏故南北之相制而無偏重之患諸呂用事齊趙合兵西向與灌嬰連和以抗呂氏以見其內有緩急則外足以制之也七國之變京師遣周亞夫將三十六軍以討之不數月而遂定以見其外有緩急則內足以制之也內外相維故無輕重之別。刑法志曰高祖既定天下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歲時講肄脩武備云所謂南北軍者初未知其果何在也及細攷之光祿勳所掌即衛執戟殿下此其在內者也百官表言衛尉掌宮門衛屯兵而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則亦在內明矣故諸呂之亂太尉既令鄴寄說祿得入北軍然尚有南軍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得納相國產殿門故太尉先奪北軍次奪南軍自外及內也江充傳時為直指繡衣充察貴戚近臣多奢侈者

今身待北軍擊匈奴即移書光祿勳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衛禁止毋
令得出入宮殿諸北軍而不當出入宮殿移劾門衛禁止而必屬之光
祿勳此又南軍在內者之驗也惟以八校為北軍而八校未置之前史
雖未詳載其何者為北軍如太尉之入北軍宋昌之鎮撫南北軍則北
軍自漢初置之矣然以後事攷之如黃霸守京兆發騎士詣北軍馬
不適士劾之軍興則漢初北軍之制必各調發番上也加漢官儀云民
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之類是也觀霍光傳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
士不以南軍重之也使北軍果在內則何為不發外兵而
發內兵邪漢南兵不輕出故所出者惟北兵多見於史傳則北軍又不
得為之在內矣或曰北軍蓋指未央宮殿環衛王宮在長安之內者而
言所謂南軍蓋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在長安之外者而言彼惟見
劉歆傳云上從甘泉來發長水及宣曲胡騎引騎長安而太子在內
乃曰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夫長水宣曲胡騎既曰北軍則當
在長安城內守王宮何為乃云入長安邪觀吾立壽王傳云上始為微

行胡騎正屯池陽北至池陽南備長楊蓋胡騎正屯池陽則知胡騎長
水所以特在外者正以武帝常在池陽也武帝在外而衛兵亦在外亦

何害其為屬北軍若以北軍為內南軍為外則無據之甚矣三輔蓋圖
云中壘屯騎虎賁屯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八營宿衛王宮是也或謂

周勃安劉乃北軍制南軍之效此說得之若謂劉屈氂發三輔近縣兵
及長水宣曲胡騎入長安乃南軍制北軍之效則非也蓋漢南軍掌於

光祿勳衛尉百官表光祿勳有羽林期門之屬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是也
北軍掌於中尉如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外而中尉屬官有中

壘李德裕撰劉洪規碑云漢氏京師有南北北軍之屯武帝既平北粵內
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是也南軍光祿勳衛尉掌之北軍中尉掌之故

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執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奸討猾而唐李
揆亦云漢以南北軍相制而南軍之在內北軍之在外又何疑焉漢之

南北軍正猶唐之南北衙也南衙衛兵是也北衙禁兵是也故攷漢制
者當曰宮殿內有郎衛羽林期門兵宮殿外有衛尉兵皇城之中有中



尉北軍兵京城之門有十二城門兵中尉徵循京師則又有三輔戍兵
中都諸官府有郡縣番上戍兵則漢兵大畧得之矣蓋自高帝之興
風林雨於鋒鏑之間為斯民請命上帝兼天下之謀合天下之勇而始
克平之豈其莫天府之安享未失之尊而遽忘兵衛歟此南北軍之屯
所以留神軫慮而不敢忽者也夫營壘星羅儀衛翼張勇敢畢集而
戎容壯焉法律昭列而軍政修焉精鍛煉之工而戈甲利焉嚴廩牧之
令而軍馬備焉國勢以隆主威以強姦心以銷舉積諸此廢後諸呂請
張周勃一入北軍而漢祚之安若泰山而四維自非高祖創完遠之規
後嗣何以克遵洪業哉傳世四百未之或改而制度益以備具故典領
之官則大尉上將軍衛將軍是也分掌之吏則中壘校尉北軍中候之
流是也僚屬之負則南北皆有軍正與丞天漢中胡廷所兼守者是也
勞賜之典則當更者上親臨饗之見於寬饒之傳選取之法二年則氏
年二十三而用五十六而退見於本紀之注其更休則一歲為衛十二
歲為材官高祖二年其閱者則西京曰都肄東京曰乘之乘之者所以取

孫吳六十四陣者也噫亦可謂備矣抑嘗觀高帝之時其所以治軍
備者不獨南北軍也而止若蕭何則立武庫者也若韓信則申軍法者
也君臣之間用心如此蓋其欲得猛士守四方之志常有於胸中則宜
其天下既定之後低回顧念分屯並立相與維持不容已也故唐志之
說則言其南北相制而已通典之說則言南如唐之衛其北如唐之利
林而已或者又以南北之漢史不復再叙而以為領城門安者幾是是
皆其一端而非高祖所以飭武備貽謀深遠之意故畧之

雲臺諸將

范尉宗二十八將傳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代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
之詳也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稱其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議者
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然原夫深圖遠算
固將有以焉光武監前事之律存矯枉之志雖寇郤之高勳景賈之洪
烈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特進朝請而已高秩厚禮允登元功
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建武之世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全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云今以
史傳而攷二十八將之功其大者如昆陽之戰邯鄲之戰與夫經畧河
北謹守河內之功其他如隴蜀之平赤眉群盜之捷皆其功之可錄者
也如王霸如傅俊之徒則有從擊尋邑昆陽之功如劉植景丹萬脩李
忠之徒亦有從擊邯鄲平河北之功固守信都以拒王郎而開門迎勞
者任光也合漁陽上谷之突騎并軍而南以附漢者吳漢也方帝之朝
北征燕趙而河內尚難其守此其任亦重矣推寇徇以牧人御衆之才
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雖遠征未嘗乏食則中興之根本於是立矣方帝
自薊而還莫知所向且欲以信都之兵西還長安此其機亦危矣惟邳
彤力止其行而請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機以平河北則中興之機會
於是得矣自請北取上谷之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
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者景余也陷陣却敵數破群盜撫劔抵掌
志伊吾之北者臧宮馬武也馮異之討赤眉而三輔以平杜茂之擊
方而鴈門以平馬成發會稽丹陽等兵以討李憲而江淮以平陳俊



之從擊銅馬王梁劉隆之擊朱鮪堅鐔擊大槍於盧奴蓋延圍劉永
破陽以樓船數千艘逆流而上而徑破公孫述者岑彭也從馮異以伐
蜀而使北地諸豪悉畔隗囂而來歸者祭遵也敢戰深入則有若費復
主登陣陣則有若姚期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則有若朱祐
至若鄧禹之深沉大度授以西討之畧而入關之初三輔之民皆襁負
携子以迎王師者日以千數人皆知其為禹之功也而不知其杖策渡
河之初首論大計而乃有延攬英雄務結民心之語披輿地圖之時開
廣帝心而有在德厚薄不在小大之論任使諸將乃多訪於禹每有所
與皆當其才此豈諸將所及哉此禹所以獨首於諸將也是以永平之
中顯宗慨念豈功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有王常李通竇融
卓茂合三十二人夫王常之得預其間者豈非以始事之初首率下江
諸將以欲輔漢室乎李通之獲與於此者豈非以兩陽騷動之初密相
結約而起兵以相應乎竇融以河西而歸漢能使民之知義卓茂為
今而示教能使民之知化功亦可紀矣至於馬援聚米以陳隗囂必破

之狀守隴西而破先零之功擊武都羗而隴右清淨擊交趾寇而嶠南
悉平功非不著也而不與諸臣之次本欲示公適所以為私豈非極焉
之故非有所不敢及乎故東平王蒼觀雲臺功臣圖而獨以伏波為問
帝乃笑而不荅吁不言之中意可想矣其後安帝永初六年追惟勲烈
按圖披籍於是紹封二十八將之功臣興亡繼絕之意久而愈加死
宗有以先之

宋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故依其次第繫之篇末以志功臣之
次云爾馬武

太傅高察侯鄧禹

中山太守全椒侯馬成

大司馬廣平侯吳漢

河南尹牟成侯王梁

左將軍膠東侯賈復

琅琊太守祝阿侯陳俊

建威大將軍好時侯耿种

驃騎大將軍參謀侯杜茂

執金吾雍奴侯寇恂

積弩將軍昆陽侯傅俊

征南大將軍舞陽侯岑彭

左曹合肥侯堅鐔

征西大將軍夏陽侯馮異

上谷太守淮陽侯王霸

建義大將軍鬲侯朱祐

信都太守河陵侯任光

征虜將軍潁陽侯祭遵

豫章太守中水侯李忠

驃騎大將軍櫟陽侯景丹

右將軍槐里侯萬脩

虎牙大將軍安平侯蓋延

太常靈壽侯邳彤

衛尉安成侯銚期

驍騎將軍昌成侯劉植

東郡太守東光侯耿种

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常

城門校尉朗陵侯臧宮

大司空固始侯李通

捕虜將軍楊虛侯馬武

大司空安豐侯竇融

驃騎將軍慎侯劉隆

太傅宣德侯卓茂

漢唐備禦之策

漢待匈奴之策其畧有四而君子獨有取於孝文帝唐待匈奴之策其
失有四而君子猶有取於太宗班固云自漢興以至於今其與匈奴有

脩文而和親者矣有用武而克伐者矣有威服而臣蕃者矣無其大要
不過兩科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以愚觀之皆未得
其要也高祖自平城之後非不欲一舉而空朔庭然爭攘始定之初民
力彫弊思欲逞志而不可得故其勢不得而不用婁敬之策然以正朔
之所不能加而乃欲以甥舅之好羈縻之此其策之失也孝武設馬邑
之謀誘匈奴而邊備自是而始開鴈門之兵未已而雲中之屯又遣至
於衛霍絕漢之師竭中國之力奮於一擊而士馬物故至於大半海內
虛耗實自此始至其甚也又從事於烏孫大宛之間開西域以斷匈奴
之右臂匈奴之勢未衰而中國固已疲弊矣此其策亦未為得也君子
尚取於漢唐自晉陽始興之初亟於得志於是屈意外助而借師於突
厥始欲成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此其失一也開元天寶之間吐蕃最
盛而中國未易以遽屈也而元宗乃從事邊功輕舉妄動以取石堡城
拓境千里似若可喜未幾戎馬入寇邊境偃然而復取之邊事自是不寧
矣其後王忠嗣雖以持重安邊為策而哥舒翰復邀功於石堡安能便

被貶然而不較哉此其失二也范陽之變直至長安而兩京遂廢不繼
守勢固熾矣然以李郭之將而用李泌直禱范陽之策何慮不濟而乃
復踵前轍邀回紇以進討彼得以窺我矣宜其邀索無已卒為唐世大
患此其失三也朱泚涇源之變以渾瑊李晟之徒制之有餘力矣德宗
倉皇無策輕許以地而求吐蕃以助及奉天之難息而吐蕃之禍作矣
至於劫盟平涼以間蹕名將變詐反覆而中國無一日之寧李泌最善
為謀者自謂能不勞中國之兵而使吐蕃自困及觀其策而大要結回
紇以殺吐蕃之黨與招雲南以斷吐蕃之右臂亦出於一時不得已之
謀抑不思借回紇以制吐蕃則他日回紇之患亦一吐蕃也此其失四
也君子又何取於唐惟漢文之時雖曰未免和戎而留意邊備今年幸
代明年幸雍無歲不為自備之計躬被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子
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以作天下勇銳之氣聚天下精兵於廣
武以固中國不可犯之勢顧問馮唐慨想頗牧以屬意於守邊之將愚
是以知其得備戎之策六宗在唐慨然有雪耻酬百王之志滅突厥待

顏利斥地山陰至于大漠而又命將四出東馳西騁無不如意命君集以滅高昌而西北邊之地極于至遠君命道宗以滅延陀而回紇諸部悉稽首而請命親幸靈武以受降虜而得以伸其上報千古之意愚是以知其得禦戎之策矣自古待夷狄不出二策養威於內則有備戎之策伸威於外則有禦戎之策是以中國之計不出於守則出於戰所謂備戎者固一策也不容以自安於守則所謂禦戎者亦一策也行夷狄不出此二策然而文帝在漢惟知所以守而不知所以戰太宗在唐惟知所以戰而不知所以守猶未免得其一說惟今日擇將備邊屯田積穀以養中國不可犯之勢厲兵秣馬分兵教戰以乘夷狄可乘之勢用之於守則文帝備戎之策也用之於戰則太宗禦戎之策也兼漢唐之所長而並用之正今日事也又嘗反覆而論之漢之行匈奴有過於唐而唐之待匈奴未及於漢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漢之孝文猶知有自備之說也唐之所以為備也果何如哉觀貞觀盛時分處降虜以處塞下單于瀚海皆置都護此乃太宗勝虜之後其勢不得不

於此本非守禦中國之遠謀也唐惟不知所以為備戎之策故終其世雖從事於戎狄而卒不能得其要領彼其習見太宗之時不過於禦戎之策耳而不知所謂先為不可勝之計是以唐史臣於突厥傳惟叙不言太宗禦戎之功而惟叙謀臣內備之說如劉昫謂周得一策則取其惠中國以綏四方之意至其論漢則曰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守臣則其將良此劉昫備戎之策為可取也杜佑謂關中鄭曰二渠溉田數萬頃能復兩渠之饒也田富力則河隴可復杜牧謂兵不見練事不責實厚罰輕將不專法於是五賊之說攻其為意亦沒沒於自治矣此二杜備戎之策為可用也孫權論南詔辟蠻謂宜度要害募卒以守相地分屯要害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待寇此孫權備戎之策為可用也然則歷代未嘗無策持其所用者不出此耳吁此唐之所以不及於漢也示朝撫馭夷狄之規誠可以上繼有周之策擅治之役契丹他國之寇真宗聽寇步在代之策親御鞍馬兵鋒夫交而虜人已折北不支退而請和真宗不拒也寶元中西夏擾我北

鄱韓范二公實任經畧之責兵戎爰興功緒隨見迨夫慶曆之時夏人
納款仁宗終不加怙然之刑而許之自新抑且加以幣賜由是觀之祖
園之時備禦之方積習於閑暇之時而應變於隨機之際可戰則戰可
和則和不便勢之在彼常使權之在我是豈有漢唐一偏之失哉

群書考索卷四十八

後集



